

2019.03.08
09:40 - 17:20

⊕ 文化研究 **ROUTER X** 台社論壇 **X** 重新思考民主論壇

又窮 當代青年的 情感政治與貧窮化問題

又厭世

論壇手冊

主辦 | 《文化研究ROUTER》、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重新思考民主論壇（《新國際》、《苦勞網》）

文化研究 ROUTER X 台社論壇 X 重新思考民主論壇

又窮又厭世：當代青年的情感政治與貧窮化問題

時間：2019 年 3 月 8 日（五）9:40-17:20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 310 會議室（備用：A202）（報名僅供主辦單位統計參考，現場採自由入座，場地座位有限，建議提前入場）。

主辦：《文化研究 ROUTER》、台灣社會研究學會、重新思考民主論壇（《新國際》、《苦勞網》）

協辦：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學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首爾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search,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主旨：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模式走到盡頭，各種矛盾更為加劇。彈性化與兼差多的工作狀態與惡化的勞動保障已是常態，生活也面臨了貧窮化與不穩定的狀態，薪資追趕不上物價與房租(房價)的增長，帶來了過勞、窮忙、生活走向「下流」，以及情感上的憂鬱與焦慮。2011 年，「崩世代」曾描繪了台灣經濟貧富差距擴大、政府財政赤字、以及社會福利破產的危機，強調當下的「小確幸」情感與生活形態，則是回應了「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買房、成家立業等）」等傳統人生成功意義已不再是未來的保證。2016 年全面執政的民進黨，於 2018 年修惡《勞基法》，將勞工推往更過勞的處境。「厭世」與「厭世代」的出現是「小確幸」的另一面，描述著看不見未來（成功）的可能與過勞窮忙的處境，也隱含了台灣在國際與兩岸政治經濟矛盾下「困住了」的處境與尋求自我定位及認同的焦慮。

本次論壇從情感政治的角度，欲理解近年於台灣流行的「厭世」與「厭世代」一詞，以及分析當中的政治想像與青年文化，並參照了如中國大陸的「喪」文化、韓國、香港等青年狀態。同時，本論壇試圖進一步分析「厭世」現象所指涉的政治經濟問題，以及思考貧窮化的階級問題與不穩定的生活狀態。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一同參與討論！

【議程】

時間／主題	與談人
9:40-11:40 「厭世」的情感政治與青年文化	主持／引言： 何東洪（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系副教授） 與談：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王智明（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厭世：台灣青年世代的情感政治」 2. 張智琦（《苦勞網》記者）： 「小感傷與『大』拒斥：台灣年輕詩人的『廢鬱詩』」 3. 謝碩元（愁城成員）：「搖滾樂、厭世與衝動」 4. 李許濤（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碩士生）： 「『喪』的現實與文化表徵之間：90 後青年文化政治的可能性」
13:00-15:00 「看不見未來」的希望／厭世政治	主持／引言： 王智明（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與談：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鄭亘良（《新國際》、《台社季刊》編輯）： 「看不見未來：台灣『厭世代』的世代論述」 2. 羅小茗（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旁觀未來」 3. 曾仲堅（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傳播學博士）： 「香港買房的希望政治機制」 4. 周銳涎（首爾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選任研究員）： “Affect of Korean Dirt Spoon among Elite Youths”
15:20-17:20 誰的厭世？再思貧窮化的階級問題	主持／引言： 林深靖（《新國際》主編） 與談：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陳崇真（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008 年後的青年貧窮再現：世代貧困中的社會與個人」 2. 張宗坤（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生）： 「永遠的草莓族？：青年貧窮化的政治經濟根源」 3. 林柏儀（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重訪『青年貧窮化』」 4. 戴瑜慧（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台北寄居蟹——隱形青年遊民的發聲」

※半開放對話論壇，主持引言 10 分鐘，與談每人 20 分鐘，綜合討論 30 分鐘。

※論壇以中文進行，《苦勞網》與《文化研究 ROUTER》將於臉書進行直播。

ROUTER X ATSS X Rethinking Democracy
Forum on Youth Poverty and their Weariness Feeling

Time / Date: 9:40-17:20, March 8, 2019

Venue: Room 310,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 Chu, Taiwan

Organizers: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of Taiwan Social Studies, Rethinking Democracy (New Internationalism & Cooloud)

Co-organizer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a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Taiw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Taishe),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search at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bou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has reached its limit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when variou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flicts have also increased to produce tension across generations. Along with the high-rise housing rents and living expenses, flexible and poor working condition brings poverty and precarity to the foreground and manifested in the discourse of youth melancholy and anxiety. The “BOMB generation” (the generation of collapse) in 2011 describes the growing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deficit and the crisis of social welfare systems. The “little assured happiness”—that focuses on the enjoyment and happiness on small things right now—thus responds to the lack of happiness elsewhere: there is no longer guarantee on future success after years of hard work, contrary to what the neoliberalist myth always tells. “Feeling weary” and the “generation of weariness”, the other side of the “little assured happiness”, indicates such no-future emotion and working poor condition. Such a weary feeling also reflects Taiw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edicaments and its searching for its own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forum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the weary feeling, its political imagination and the youth culture from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It invites perspectives from China, Korea and Hong Kong to shed light on the issue in the regional context. In addition, the forum seeks to analyz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 behind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feeling weary” and look into the issue of class in povertization and precarious living condition of youth today.

Agenda:

Time / Topic	Panelists
9:40-11:40 The Politics of the Weariness Feeling and Youth Culture	<p>Moderator: Tunghung H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u Jen University)</p> <p>Discussants:</p> <p>Chih-Ming W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Weariness: The Politics of Affect among Young Taiwanese</p> <p>Chih-Chi CHANG (Reporter, Coolloud): Sentiment and Rejection: Poetry about ‘Weariness’ by Young Taiwanese Poets</p> <p>Shuo-Yuan HSIEH (Member, Trapped Citizen): Rock & Roll, Weariness, and Impulsion</p> <p>Xu Tao LI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Between Reality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Sang”: Possibilities of Post-90s Youth Cultural Politics</p>
13:00-15:00 There is No Future: The Politics of Hope and Weariness	<p>Moderator: Chih-Ming W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p> <p>Disucssants:</p> <p>Keng-Liang CHENG (Editor, New Internationalism & Taishe): There is No Future: The Generation of “Weariness” and its Discourse</p> <p>Xiaoming LU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Look at their Future on the Sidelines</p> <p>TSANG Chung Kin (PhD,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House Buying as Hope Mechanism in Hong Kong</p> <p>Yunjeong JOO (Research Fellow, ISDPR,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ffect of Korean Dirt Spoon among Elite Youths</p>

Time / Topic	Panelists
15:20-17:20 Who Feels Weary? Rethinking Class in Povertization	<p>Moderator: Shenjing LIN (Chief Editor, New Internationalism)</p> <p>Discussants:</p> <p>Chungchen CHEN (Postgraduate,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Shih Hsin University): The Representation of Youth Poverty in Taiwan after the year 2008: Societies and Individuals in the Generational Poverty</p> <p>Zackary Zong-Kun CHANG (Postgraduate, Institute for Labor Research,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Being “Strawberry” Forever? Youth Povertization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p> <p>Por-Yee LIN (Director of Organization,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Union): Revisit “Youth Povertization”</p> <p>Yuhui TA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Chao Tung University): Taipei Hermit Crab: Voices from Invisible Young Homeless People</p>

※10mins for moderator; 20mins for discussants; 30mins for QA. Live broadcasting on *Coolloud's Facebook*

※Language: Mandarin

論 壇 摘 要

【場次一：「厭世」的情感政治與青年文化】

厭世：台灣青年世代的情感政治

王智明（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在這篇最初為了會議寫成的短文裡，我試圖勾勒台灣青年世代「厭世」的歷史成因與情感結構。一方面，我希望從兩岸歷史演進的過程中理解青年及其未來想像的變化，以說明我們是如何從七十年代的莊敬自強走到今日的厭世，以展開某種世代理解的可能；另一方面，我也想從青年文化（尤其是流行音樂）所表現的情感本身，來理解青年世代對自身和未來的理解，從而構築一個較為立體的圖景，來拆解所謂「厭世」的話語。本文的結論或許與一般的主流話語距離不遠，但它企圖發揮的作用在於描述——去撐開一個歷史的、情感的與政治的討論空間，在厭世話語中尋找主體抵抗與妥協的軌跡與邏輯。

我對於青年世代情感政治的關注始於幾年前的太陽花運動。從今回望，那場運動大概可以稱為台灣新世代（九零後）的「出櫃」與「現身」，因為自此之後，新世代青年不再只是世代識別的身份，而是「自為的」（*for itself*）群體，具有自己的群體意識，乃至於意志，更儼然成為一股政治勢力，既是政黨試圖爭取拉攏的對象，亦是參與在政治當中的勢力。當然太陽花運動只是新世代出櫃與現身的高潮，在此之前，已有幾次規模較小的操演，如野草莓運動，反媒體壟斷運動，白衫軍運動等等。但太陽花運動特別令我注意到的，是甚為突出的世代「情感」，這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特色：焦慮（未來），困惑（認同）與反抗（中國）。雖然這些特色幾乎是所有青年世代所共有的，但是在太陽花運動的脈絡中，它們尤其在流行音樂與流行文化當中有所表現，例如太陽花運動的主題曲「島嶼天光」。

雖然我無法在此具體展開，但是「島嶼天光」作為切入點，或有一些代表性的：一方面它在歌詞的內容和語言上展現了年輕世代對於台灣的認同及其政治想像與期待，另一方面它顯示了流行音樂與文化之於新世代認同與主體的形塑作用，尤其重要的是，所謂的「流行」音樂不再是「主流」音樂，而必須是「獨立」音樂。這不只是因為流行音樂傳播的管道，已經從無線電台與電視轉移到網絡的社群媒體與匯流平台（如 YouTube, Instagram, Netflix 等），而形成某種「分眾的」流行，更是因為「獨立音樂」象徵某種抵抗與真實，更貼近新世代的感性。也就是說，流行音樂之於新世代不只是一種文化消費和追星，更是一種「文青化」的

政治表態與品味。新的感性尋求新的音樂形式（如陳綺真與盧廣仲代表的「小清新」，乃至於蘇打綠，張懸，滅火器等歌手與樂團所代表的「態度」），新的音樂回頭來也塑造青年的感受與主體，當流行音樂說出他們的感受時，他們的感受也越來越向流行文化同化。文章開頭所引的草東沒有派對是另一個代表。草東成立於 2012 年，並在 2015 開始受到關注，尤其是「爛泥」這首歌曾獲得十八萬人次的點閱和關注，更在 2016 年獲得金曲獎最佳樂團獎的肯定，而被稱之為「悶世代的爆發」。然而，我們可以想像的，點閱這首歌的十八萬聽眾，在社會階層中，真的屬於「爛泥」恐怕不是多數。

滅火器與草東大致是屬於同時間出現的樂團，但是從發展觀點來觀察的話，從滅火器到草東同時也象徵著某種青年世代情感的轉折：從焦慮，挫折，反抗轉向放棄與厭世。或許比較好的理解方式是，這兩組情緒本是互相構成，而非互斥的一體兩面。恰恰因為挫折而反抗，也恰恰因為反抗無用而放棄和厭世。所謂的悶世代，崩世代與厭世代本是同代人，而太陽花運動不過是這個世代情感的一次高蹈現身與表述。一旦反抗無法改變既有的政治經濟結構，放棄與厭世便不是不能理解的選項。

那麼台灣的政治經濟結構是什麼，又如何與新世代情感政治的論述配合呢？我的想法是：台灣新世代（即九零年代出生，成長於民進黨執政與教改的一代），在解嚴與教改的影響下發展出了與前面世代較不相同的主體意識與情感配置，這同時也與全球化與中國鉅變的進程同構，以致於新世代對於現實處境的情感應對與兩岸的政經消漲與博奕無法脫勾（「島嶼天光」是為代表）。然而，弔詭的是，新世代對中國的反感與中國作為國際新舞台的新自由主義現實如此緊密的結合，這就使得他們在面對嚴峻的經濟處境與未來時，面臨了同樣嚴峻的自我考核：是該留守台灣，還是西進大陸？是該作隻乖順的兔子，接受市場的誘惑和召喚，隱藏乃至否定自己的認同，還是忠於自我，逃逸市場的邏輯？（當然這裡的自我也是歷史的虛構。）如果他人給定的幸福並不可得，自己能否擁有定義幸福的勇氣？

一定意義上，這種對自我與幸福的追問是歷史的效果，但它又具有一種去歷史的感性，彷彿幸福與自我的問題從來就以這樣的形式存在。然而，真實面對感性歷史的結果，通常無法給予新世代足夠的安慰與解脫，因為那意味著從根本上瓦解自身的主體認識（我不是我，只是特定歷史的構成）。左右為難的困境，加上對自我檢閱的時代要求（見下節），使得批判與改造的理想無法提供足夠的動

因：既然無能改變世界，又不願改變自己，那麼還能如何呢？這或許是新世代厭世的結構性成因。

關鍵詞：厭世、情感政治、青年文化、島嶼天光、草東沒有派對

小感傷與「大」拒斥：台灣年輕詩人的「廢鬱詩」

張智琦（《苦勞網》記者）

2017 年底，台灣書市三大連鎖通路誠品、金石堂與博客來分別發表年度閱讀出版報告，它們不約而同地指出一個現象：華文現代詩集的銷量明顯增長，成長幅度高達四成，成為當年度書市亮點。博客來和誠品都認為，以往冷門的現代詩之所以成為出版新秀，和網路社群的傳播分享、如專門張貼現代詩的臉書專頁「晚安詩」的影響力有關；此外，近年詩人透過社群經營讀者，出版社也積極尋找年輕網路詩人出詩集，創造出和以往不同的傳遞模式。總之，網路世界的媒介，成為各家出版業通路眼中現代詩流行的原因。

近兩年來，現代詩受到台灣大眾歡迎的現象有增無減，去年更有媒體定調，台灣現代詩迎來「文藝復興」時代，並再次歸因於現代詩比小說更適合在網路上閱讀，以及其「輕薄簡短」的特性，讓它漸漸走入大眾視野。然而，這些分析固然指出了現代詩爆紅的現象，但多半流於表面的「科技決定論」，而未能對今日熱賣的詩集、詩人風格以及當代台灣的社會文化脈動，做出更深入的探討和分析。

本文意圖探究：究竟是哪些詩集和詩人受到大眾歡迎？這些詩的風格是否有相似之處？是否共享類似的情感結構？我們又要如何詮釋這些詩和這個時代？

本文將指出，近年廣為流行的現代詩，實際上是由一種「感傷」、「憂鬱」、「厭世」的情感風格主導的詩風，這些詩人包括任明信、宋尚緯、潘柏霖、徐珮芬、林季鋼、李豪、追奇等人。他們皆是出自 1980 至 90 年代的年輕詩人，詩作共享著相當一致的情感、意象和語言結構，他們互相推薦彼此的詩集，並受到彼此的影響。李豪被出版社定義為「網路新生代廢鬱詩人」，我認為「廢鬱」二字，的確能精要地概括這群詩人的特色。

這些詩人的「廢鬱詩」，充斥著孤獨、寂寞、害怕、傷心、難過、悲觀、無力、自憐、自棄、厭世、耽溺、茫然、逃避的情感，而這些情感主要源自個人感情的挫敗，也反映了當代青年自我封閉、作繭自縛、脆弱嬌貴、原子化的主體狀態。詩往往缺乏意象或意象極其簡單，使用大量直白語言，更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塑造出一個以「我」為中心，幾乎沒有外在社會、歷史或世界存在的詩的空間。

本文認為，這些「廢鬱詩」可以歸納出兩種特徵，即「小感傷」和對「大」的拒斥。本文除了將針對具有代表性的詩人的文本進行批判性的詮釋，評估這些詩的文學價值和政治意涵，也試圖連結台灣青年世代的處境，以及台灣整體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思想狀態，分析為何這類詩會得到大眾的共鳴，以及這種「廢鬱詩」的流行現象，對於台灣現代詩和民眾來說究竟有何意義。

關鍵詞：台灣現代詩、廢鬱詩、小感傷、大拒斥、情感政治

搖滾樂、厭世與衝動

謝碩元（愁城成員）

在台灣，「厭世」一詞於 2017 年躍居檯面，不僅為時下流行用語尚且得到了媒體關注，關鍵評論網亦透過專題調查了「厭世代」的政治經濟起源——經濟衰退、分配不均、物價攀升、難以實現過去社會的價值觀。有趣的是，對比於諸多冠加以某個「世代」的詞彙，如草莓族、崩世代、太陽花世代等等，「厭世」具戲謔性的特質在日常用語裡得到廣泛使用以表達、形容某種心情、感受或狀態，某個程度上使用者肯認了這種狀態；同時，相較於上述幾種定義明確的「世代」，日常用語中作為一種感受的「厭世」有著更高程度的開放性與相對不明確的指涉，使其在政治經濟的定位之外具有更為複雜抽象的意涵。

2017 年過後，「厭世」成為一種足以描述音樂風格的詞彙，運用文字捕捉了聽覺感受（聽覺當然也補充詮釋了厭世的感覺），一時之間剛獲金曲獎的草東沒有派對、甫發新作的落日飛車都曾被以厭世形容。不過，假如厭世讓人聯想到的是「頹廢、喪志」，這些樂團現場演出所散發出的能量以及觀眾們的如癡如醉、搖頭晃腦、慷慨激昂甚至是大合唱，又似乎不僅如此。綜觀搖滾樂的歷史，許多出色作品雖均以人的負向層面為題材，但其帶給人的體驗卻如此複雜而多元——

至少還包含了與表面上的消極所對立的「衝動」。或許，可以說當下主流的情感結構（如厭世）能相當程度的與音樂聲響（尤其是搖滾樂）做直接聯想，但情感結構與音樂聲響間的連結即使在同一種音樂風格下又遠非一種表述。搖滾樂與「厭世」總是給人失敗的、無力的感覺，事實上也可能真的很失敗無力，但失敗無力之下（及之外）潛藏著許多非意識形態化的光怪陸離，值得去繼續發掘探索。

關鍵詞：搖滾樂、厭世、情感結構、衝動

**「喪」的現實與文化表徵之間：
90後青年文化政治的可能性
李許濤（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碩士生）**

在過去的兩三年裡，「喪文化」在中國大陸一度成為引人注目的青年文化現象，它呈現出了一代「消極、頹廢、悲觀」的年輕人形象——尤其是 1990 年後出生的年輕人。直引得《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十分擔憂，不斷地發出諸如「告別‘喪文化’，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引導青年人遠離『喪文化』侵蝕」等評論文章，規勸現在的年輕人要努力奮鬥，才有幸福人生。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並沒有那麼多每天都很喪的年輕人。喪只是一種短暫性的（同時也是普遍存在的）狀態，與其將它解釋為「消極、頹廢、悲觀」，不如將它解釋為「躊躇、失意」更為準確，因為喪並非是有意為之，而是一種被動無奈的情感狀態。故而，問題的根源也許不在於今天的年輕人，而在於整體社會結構的轉變。相關數據顯示，將近十年來，大學畢業生平均工資與城鎮在崗職工的工資差距不斷拉大，也就是說，相對而言，年輕人的工資水平實際上是在不斷下降的，而這個趨勢並沒有停止的跡象。而教育、醫療、住房等與年輕人息息相關的事項所需要耗費的錢財，卻日益上漲，即便是近來各大城市房價的漲勢略有緩和，甚至在個別城市的個別區域出現了小幅回落，但實際上，現今的房價已然超出了一個普通年輕人可以承受的範圍，故而有了「六個口袋買房」的駭人之言。

因此，當我們面對「喪文化」的時候，一方面，需要看清楚它背後這個巨大的「喪」的現實，但是，對於「喪文化」這種表徵的方式，卻應該多鼓勵，因為恰恰是「喪文化」的出現，為我們廣泛地討論「喪」的現實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契

機，尤其是在目前中國大陸的語境下——這裡至少指的是難以解構的主流意識型態的強壓與廣泛的嚴肅討論（比如 80 年代的「潘曉討論」）的艱難，它更顯得可貴。也許，嚴肅的政治討論的可能性，就蘊含在這嬉皮笑臉的文化話語中。

關鍵詞：喪文化、青年文化政治、90 後

【場次二：「看不見未來」的希望／厭世政治】

看不見未來：台灣「厭世代」的世代論述

鄭亘良（《新國際》、《台社季刊》編輯）

新自由主義與通訊資訊的發展逐漸使勞動變得彈性化與多工的狀態，而金融危機以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停滯與矛盾加劇帶來了工作貧窮化，以及不穩定的過勞生活與焦慮不滿的感受。在台灣，2011年「崩世代」一詞描繪了台灣經濟貧富差距擴大、政府財政赤字、以及社會福利破產，而「小確幸」一詞則是回應「大幸福」（買房與成家立業）等傳統人生成功意義已不是個確定的未來保證，「小」意味著只有當下。「困住了」或「卡住了」的形容，同樣地表達了資本主義發展下的經濟停滯，也是在成功的未來想像下對台灣經濟成長的懷舊，代表了新自由主義強調努力就成功的敘事出現了斷裂。2018年《勞基法》修惡，將勞工推往更過勞的處境，在2017年12月23日工會發起的抗議中，一個非正式的調查發現約七成五以上的青年並非由工會組織動員參與。與此同時，「厭世」與「厭世代」成為社群媒體的流行詞，除了描繪低薪過勞的工作處境，也強調了「看不見未來」的感受。

我從情感政治的角度，欲了解與脈絡化近年於台灣流行的「厭世代」一詞與這樣的「厭世」情感如何建構。本次討論將初步分析《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厭世動物園》等書與相關的媒體報導，試圖探究當中「厭世」的意涵，以及嘗試解釋以「厭世」來指稱一個世代，以及所謂「世代矛盾」或「世代衝突」的敘述所意味著成功未來想像的線性時間斷裂。同時，這種時間斷裂的感受或許也可以從晚期資本主義帶來的時間混亂來理解。在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現代社會要求的自我理性反思籌劃因爆炸的資訊與情感商品而出現了「當機」並帶來了焦慮的感受，而憂鬱等情感的出現與過度強調效率和生產而無法停歇的疲憊有關，時間的價值與感受經歷了重組，「時間混亂」帶來了忙碌疲憊的感受，而「厭世」的情感與「厭世代」作為一種「世代」論述，體現了這樣的現代時間感。最後，當中的「懶」或「廢」的表達作為一種對沒有未來的自嘲態度，又意味著什麼？

關鍵詞：厭世代、世代、看不見未來、時間斷裂、情感政治

旁觀未來

羅小茗（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當代科幻的想象，以及在其中所孕育的希望和虛妄，大都是關於年輕人的。這或許是因為，想象和青年有著太過必然和密切的關係吧。在此，我想討論的問題是，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人們在科幻的世界中，如何構想自己和未來的關係。本文通過討論《起風之城》、《追逐太陽的男人》、《荒潮》、《精神采樣》等中國當代科幻小說，論述以下看法：

這一類科幻小說的主人公，往往同時也是敘事者，他們頗有一些共同的特性。首先，在現存的不合理的制度或社會裏，他們的處境卻並不怎麼糟糕，甚至於過得非常不錯，有著相當的優勢。於是，在這一類的未來想象中，主人公既不是什麼敢於冒險的孤膽英雄，也不是徹底失敗的倒楣蛋或邊緣人士，而是按照既有的規章制度，生活得普通的順從的個體。他們從不主動地開始探險或揭發陰謀，而是因為偶然或意外，不得不被動地加入其中。其次，盡管對於這一體制和現有的生活，他們可以精准地指出不合理或殘酷之處，但這些陳述，與其說是在展開批評，不如說是描述現實。這樣的描述，並不構成其起來反抗或就此出走的動力。在這裏，殘酷的理性計算，已經成為一種背景知識，而非需要挺身而出、正面反擊的對象；有時候反而是加以利用的規則，比如《荒潮》中的文哥和《追逐太陽的男人》中的晚久。最後，即便是在想象之中，主人公也必須借助愛情或其他情感，這些從自己最直接的個人經驗出發的力量，方能迂回地展開行動。在此過程中，女性反而成為那個主導行動、也更為果斷地摒棄現實的想象性主體。而小說情節的設置和推進，卻大多是為了這一迂回而含糊的加入，而非為了正面明確、棄絕現實的女性的行動服務的。

在此背後，一個更大的問題在於，即便是在科幻小說對未來的想象中，善或者正義，成為一件不再自然、需要解釋的事。它們究竟從哪裏來，已經成為一個最難處理，或者說最缺乏描述能力的部分。

關鍵詞：旁觀未來、中國當代科幻小說、青年

香港買房的希望政治機制

曾仲堅（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傳播學博士）

在今天的印象中，買樓（買房子）在香港好像是一件天經地義、自有永有的事。但只要回看歷史，就會知道在過去絕非如此。根據 1960 年代的調查，有 69% 的香港人的最大願望是遷入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房屋。但到了 1990 年代中期，超過 90% 的香港人想要實現自置居所。而到了今時今日，在各項調查中，自置居所往往都排於香港人生目標的首位。比較兩者可以看到，對房屋的想像與需求在 1960 年代至 2000 年期間經過了重大的改變歷程。當中的過程是如何？文化起了又怎樣的作用？

買樓作為一種投資選項，在 19 世紀末已經興起，而樓市泡沫由冒起到爆破的循環也已一再出現。但由於當時的樓宇要整幢轉讓，而樓宇按揭亦未曾發展普及，所以買賣物業只限身懷巨額現款的富商參與。要到 1970 年代末，買樓以作自置居所之用才真正開始成為一般市民大眾的普遍生活經驗。表面上看來，當時較富裕的本土中產冒起，加上樓宇按揭放寬年期與首期的要求成為自置居所夢的原因。但換一個角度看，香港公共房屋的質素既好，規模又是政府福利政策中最大的，是什麼原因導致香港人願意放棄公共房屋，而令完成自置居所成為夢寐以求的理想？

本文的假設是「買樓」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因種種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原因而偶然聚合成了一套「希望機制」。當中的希望並不是政治性、改革式的希望，而是一種如 Ghassan Hage (2003) 所提出的象徵資本 (symbolic capital)。這種希望可以由一套社會機制生產與流通的，從而令在社會中生活的個人人生得到意義。「希望機制」在香港以自置居所為核心，建立種種對主體位置、理想人生、成功之路、與整個社會環境的想像。透過這種歷史回顧與機制分析，我們可以更清楚知道自置居所儘管在各地往往都是市民大眾想要達致的目標，但在具體細節與政治效果上會因條件與脈絡不同而出現極大差異，並由此而可以追縱到社會希望機制在今時今日樓市瘋狂的情況下的變化。本文將以三篇短篇小說（劉以鬯《對倒》(1972)、白洛《買樓記》(1982) 與鄺國惠《看樓》(1998) 的片段為例子來帶出當中的差異與轉折。

關鍵詞：買樓、希望機制、象徵資本

Affect of Korean Dirt Spoon among Elite Youths

Yunjeong Joo (SNU ISDAPR. Research Fellow)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barriers and boundaries experienced by Underclass Youth of SNU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mobility and inequality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is Underclass Youth consciousness represents the intersection of generation and clas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mobility and behavior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e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7 young people who had the identity of "gold spoon" and "soil spoon" among SNU students and analyzed the collected research data based on the ground theory. In this study, mobility was conceptualized as vertical movement and transverse movement based on Bourdieu's concept of social mobility, and categorization of agency as parenting - competence - future orientation.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stratified mobility and agency of young people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reproduction process of inequality.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and experience of SNU youth revealed that although it has the upward movement ability in the vertical movement, they encounter various boundaries in the transverse movement and has a somewhat narrow-sighted and security-focused future orientation rather than open and risk taking one. Thi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renting process and the resulting capacity building.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case of Gold Spoon Youth, they had various experiences in the nursing process and had various world experiences. Therefore, they tried to expand the horizon and sought for transverse movement relatively with ease. This difference in mobility is found in parenting - competence - future orientation and can be conceptualized as the barriers of vertical movement and boundary of transverse movement.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inequality of Korean society is being reproduced and naturalized as cultur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future orientation not just by economic capital.

Keywords: Affect, dirt spoon, elite youths, mobility

【場次三：誰的厭世？再思貧窮化的階級問題】

2008 年後的青年貧窮再現：世代貧困中的社會與個人 陳崇真（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008 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貧富差距在全球各地成為重要課題，以「世代」描述社會發展困境的論述越來越多，其中更以「青年貧窮」作為一論述，呈現世代貧困的兩個面向：社會的世代發展與世代發展中的個人。2016 年總統就職演說時，蔡英文總統更將年輕人的困境提升到國家問題的程度。然而世代貧困的論述為主流所廣傳，伴隨發展的還有厭世、小確幸、小資省錢等面對困境的生活方式與思維，面對社會發展的困境，彷彿缺乏與公共議題的連結，讓關心議題的個人好像只能自求多福。

本文先參考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初期，恩格斯與狄更斯在面對資本主義社會初造就的巨大變動時，如何書寫與揭露當時社會的貧困問題。狄更斯的小說寫實描繪社會問題，個人在這充滿問題的社會中，則以道德良善作為面對問題的方法，呈現狄更斯追由個人的道德良善促成社會和諧秩序的願景。恩格斯則透過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將社會巨大變革的問題與個人的困境連結起來，透過生產中的關係，向上銜接到政治與經濟的發展問題，向下銜接無產階級作為社會改革的主體，因而將社會問題與個人建立起連結。

回到當代，本文以 2008 年以後的財經雜誌作為研究文本，指出財經雜誌媒體也點出台灣經濟發展遭遇的困境，但當提出年輕人如何面對世代困境時，導向年輕人應更努力面對挑戰，世代貧困則是政府需要更努力發展經濟的課題。本文接續分析《崩世代》、《厭世代》等專書，指出此類專書明顯反駁前述主流財經雜誌中，訴諸個人努力面對逆境的青年貧窮論述，呈現個人再努力也無法克服結構問題的困境，進一步反駁主流政策追求的經濟發展思維，強調政府應積極促進政治經濟的轉型，追求社會正義。

本文最後點出當前世代貧困論述的侷限與可能精進的方向，指出不論是財經雜誌或《崩世代》、《厭世代》等專書，因談論的是整個世代—世代中的社會與世代中的個人—遭遇的問題，因此越趨向宏觀政策的書寫，越抽象化社會中的貧困群體遭遇的處境，因此提出的解決方案或建議，較聚焦於政策面。個人如何面對宏觀社會為問題，不但難建立起連結，更只能產出個人如何面對困境的論述。

因此本文提出當前世代貧困的論述存有當貧困問題越被抽象化，提出的問題就越趨向政策發展，而難與個人建立連結。本文認為未來世代貧困的論述中，應積極發展宏觀社會問題與個人之間的連結，與恩格斯的經典《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進行參照，有助我們進一步追求個人與社會問題能產生連結的論述，促進更多人參與社會變革的可能。

關鍵詞：青年貧窮、世代、再現

永遠的草莓族？：青年貧窮化的政治經濟根源

張宗坤（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生）

本文希望配合台灣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解讀「草莓族」是如何誕生、傳播且一再被引用，並試著解讀當前經濟發展與青年情感化之間的可能關聯性。

青年世代往往被認為具有某種與成年人不同的情感結構，從九〇年代的「草莓族」，到當前蔚為風潮的「厭世代」，都是以情感特徵標定了特定時空下的青年。然而，這種世代的代稱缺乏了階級性的視野，正如當年「新新人類」當初被用於廣告行銷、「草莓族」的說法則是為了規訓青年為順服的勞動力，這些詞彙的原意脫落、成了世代的代稱，其誕生之初的經濟動力與社會背景卻往往被忽視。

本文試圖還原並回顧這些詞彙出現時的社會脈絡，以及其脫離創生脈絡後的接受過程，指出這些將青年「情感化」說詞的動力。本文認為，這些說詞的誕生與台灣經濟轉型的「失敗」有關。雖然「經濟奇蹟」的「輝煌過去」已成泡影，但經濟奇蹟卻留下獨裁政治平行發展的財經專家政治和以經濟為核心的經建計劃等話語、邏輯和思想遺產，持續影響戰後台灣社會建設的資源分配；同時，台灣也正承受著高速經濟發展、後工業化及民主化的社會變遷後果，草莓族的說法便在這個時刻應運而生。

經濟發展雖被當作身為「未來主人翁」、「國家樑柱」的青年的責任，但因為整體資本主義環境的惡化、國際產業分工鍊的移轉，台灣的經濟發展也面臨重大瓶頸，九零年代以降的教育新自由主義市場化、以及勞動力市場的低薪化，更使得台灣青年面臨「工作貧窮」的現象。厭世代一方面代表著金融海嘯過後瀰漫全球的迷失感，也代表著對於資本主義工作倫理的消極抵抗。

經濟轉型及其失敗除了是青年貧窮現象的肇因之一外，又如何觸發了青年轉向潰散與厭棄的情緒？資本主義的危機是否形成了某種特定的情感結構、氛圍或者配置，重新設定了世代面對世界的態度？透過觀察世代論述與經濟發展過程之間的動態連結，本文將試著解釋上述經濟發展成敗與青年情感（變）化之間的可能關聯。

關鍵詞：草莓族、厭世代、青年貧窮化

重訪「青年貧窮化」

林柏儀（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2006 年起，我曾與當時發起「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夥伴們密集討論「青年貧窮化」課題，對此舉辦系列論壇，並於 2008 年中撰寫發表了〈面對青年貧窮化宣言〉。當時我們曾分析歸納當代台灣青年貧窮化有四個面向：一、勞動條件的惡化與彈性化；二、教育費用的擴張和文憑貶值；三、生活費用的高漲和消費社會的席捲；四、稅制不公下的財政危機和世代不正義。如今 10 年過去，「青年貧窮化」的現象有何延續、深化或改變？我將在本次論壇中做初步的分析，佐證青年貧窮化趨勢在台灣客觀上正在延續與深化當中，而並未有明顯的改變。

然而，相對於青年貧窮化趨勢的延續與深化，這 10 年間台灣青年對於自身貧窮狀況的認識，以及因此而產生出的不滿意識，卻有明顯的變化。10 年之間，「鬼島」、「魯蛇」、「慣老闆」、「資進黨」、「做功德」…等具有潛在階級意識的詞彙，成為許多青年的常用語彙（不論是自嘲或對外批判）。這些潛在的階級意識，雖然在部分時刻會突然迸發（如 2017 年底的「反對勞基法修惡」抗議浪潮），但又並未凝結為常態性、持續性的青年反對運動甚或階級運動，也因此尚未對作為貧窮化根源的資本主義體制造成實際挑戰。本次論壇引言將對台灣青年這樣的「部分看穿」(partial penetration) 狀態（借用 Paul Willis 的用語），進行分析與討論，並探究可能的突破論述與行動。

關鍵字：青年貧窮化、階級意識、部分看穿

台北寄居蟹——隱形青年遊民的發聲

戴瑜慧（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如果好窮好窮，應該很難不感到厭世吧！但是窮是有多窮呢？是「窮到喝西北風」、「窮到鬼都不願意抓」，還是「家徒四壁」？講到窮的最高級形容詞，可能還是「貧無立錐之地」吧。連一塊遮風擋雨的屋簷都沒有，吃個飯打個盹都被眾人瞧個精光。這樣的流民、遊民，或是主流稱謂「街友」，不管是同情者或譏諷嘲弄者，大抵都有相同的刻板印象---這是一群以男性為主、中高年齡、不工作、不努力的人。

關於「無固定住所者」不工作的刻板印象，當代漂泊協會 2010 年舉辦的《居無定所》攝影展就在調查報告中指出八成的無固定住所者也同時是勞動者。只是新自由主義時代下非典型勞動工作型態持續擴大，導致勞動者面臨就業不穩定、勞動條件低、缺乏保障的處境。一旦失業或是身體出現勞動損害無法工作時，缺乏勞動保障與社會安全網的底層勞動者往往只能依靠自身積蓄。但是長年的低薪也使其積蓄微薄。在高租金的台北，底層勞動者因此成為隨著勞動變化而移動的寄居蟹。從寄居在租屋裡，轉換到更低價的隔板屋。隨著積蓄繼續減少，可能轉進一天一百元的網咖或是速食店，最後到台北車站、公園等地落腳。

但此種刻板印象，還有其他問題。如果是 20 歲花樣年華的小雲，或是 17 歲正在轉大人的阿翔，在朋友雞哥家睡個兩天，再去網咖待個一周，又去東哥家沙發衝浪，這樣難道不是無家可歸嗎？但依照台灣政府現行法律，如《台北市遊民輔導安置條例》，當中對「遊民」的定義僅限於「經常性宿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流轉於私人或商業場所的無固定住所者則從一開始的定義就遭到排除，不在政府統計視野之內。也因為許多青年遊民是在私人住家或是網咖和速食店流動，因此青年遊民的議題也遭到隱形化，困境被忽視不見。事實上，當代資本主義結構下，青年貧窮的擴大化，也使得青年遊民議題逐漸浮出。例如美國芝加哥大學在 2017 年針對 2.6 萬名 18 歲到 25 歲的青年作調查，發現有 1/10 的青年曾在過去一年處於無家可歸的情況。2018 年溫哥華都會局委托卑詩非牟利房屋協會（BC Non-Profit Housing Association）編撰的《無家可歸青年點算》（Youth Homeless Count）報告公布整個大溫地區至少有 681 名年齡介乎 13 至 24 歲的無家可歸人士。當中有 42% 為原住民，並有四分一屬於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LGBTQ）群體。除了貧窮之外，原生家庭的問題（如家暴）、性向、精神問題等，也是造成青年成為遊民的原因。

例如在台北車站流浪 15 年的雲翔，在 17 歲時因受不了父親的暴力，跳上北上的巴士，自此再未返家。受不了家中管束的阿蘭，也傾向在北車過著和情人阿財互相照顧的生活。認了乾媽張大姊乾爸蔡大哥，也是新的多元成家。如同隱形人般不存在的青年遊民，他們的情感、心聲與想法，如何重新取得存在的正當性？如何在噤聲中發聲？2018 年當代漂泊、夢想城鄉與白舍共同舉辦的「愛睏展」，青年遊民透過文化行動與工作坊，體驗新的文化表述方式以及表達情感與想法。初嘗攝影滋味的雲翔以其直率的表達方式說：「我第一次拿相機、第一次自己拍照，我好高興喔！」。阿蘭則是積極活躍的參與工作坊，向外界介紹活動。是厭惡、喜好、難受或是興奮，這些情感，都要有個可以發言的身分。重新自透明人般的隱形存在，回到世間，說出種種具體感受到的情緒，是青年遊民現身於世的第一步。

關鍵詞：貧窮、青年、遊民、文化行動、情感政治

徵文活動

「又窮又厭世：當代青年的情感政治與貧窮化問題」論壇

徵稿啟事

一、徵稿說明

你生活時代的關鍵詞是什麼？臺灣的「小確幸」、「厭世代」；中國大陸的「喪」文化；韓國的「全拋世代」；日本的「寬鬆世代」等世代關鍵詞指涉了現下青年的生活狀態。2011年，「崩世代」一詞描述台灣經濟貧富差距擴大、政府財政赤字、以及社會福利破產的危機，而以「小確幸」的情感與生活形態回應「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買房、成家立業」已不再是人生成功的保證。「厭世」與「厭世代」的出現是「小確幸」的另一面，描述著充滿不確定性與未知的過勞、窮忙與貧窮的生活處境，也隱含了台灣在國際與兩岸政治經濟矛盾下「困住了」的處境與尋求自我定位及認同的焦慮。

《文化研究》Router 學刊將於 2019 年 3 月 8 日舉辦「又窮又厭世：當代青年的情感政治與貧窮化問題」論壇，從情感政治的角度，欲理解近年於臺灣流行的「厭世」與「厭世代」一詞，以及分析當中的政治想像與青年文化，並參照中國大陸的「喪」文化、韓國、香港等青年狀態。同時，本論壇試圖進一步分析「厭世」現象所指涉的政治經濟問題，以及思考貧窮化的階級問題與不穩定的生活狀態。

與論壇舉辦同時，我們邀請對本議題有興趣的各方大學生和研究生參與本論壇，書寫與論壇內容相關的論壇評析、心得感想。我們也歡迎稿件延伸論壇對話，從跨領域觀點提出具開創性，與歷史或當前議題貼合的實驗書寫。

二、稿件資訊

1. 對象：台灣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皆可報名參加。
2. 稿件：中文書寫，字數需在 3000 至 5000 字內，力求清楚的文字表述。
3. 徵稿截止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週三。
4. 審核公布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週五。

三、獎項

我們將邀請相關學者專家針對稿件進行評選，擇優頒發獎金以資鼓勵（亦可從缺），獲獎文章未來將會刊登於本刊網站及臉書粉絲頁。獎項分為兩組：

1. 大學生（3000-5000 字）（總獎金 10000 元）
首獎一名，每名 5000 元新台幣。
特獎一名，每名 3000 元新台幣。
優選兩名，每名 1000 元新台幣。
2. 研究生（5000~10000 字）（總獎金 17000 元）
首獎一名，每名 8000 元新台幣。

特獎一名，每名 5000 元新台幣。
優選兩名，每名 2000 元新台幣。

四、投稿相關

1. 來稿寄至：router.tw@gmail.com
2. 來稿標題請註明：「又窮又厭世論壇投稿__（投稿人名）」
3. 以中/英文電腦打字，檔案格式以MS Office Word 軟體編輯。
4. 請提供電子郵件帳號，以便於聯絡。

五、相關資訊

網頁：<http://routerjcs.nctu.edu.tw/router/submission.asp>

臉書搜尋：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 ROUTER
「又窮又厭世：當代青年的情感政治與貧窮化問題」論壇

徵 稿

對象：台灣各大學生及研究生
稿件：中文書寫與3月8日「又窮又厭世」論壇內容
相關的論壇評析、心得感想、實驗書寫
字數：大學生3000-5000/研究生5000-10000字

徵稿截止日期：2019年4月10日週三
審核公布日期：2019年5月10日週五
投稿寄至：ROUTER.TW@GMAIL.COM
臉書搜尋：「文化研究ROUTER :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徵稿說明

《文化研究》Router學刊將於2019年3月8日舉辦「又窮又厭世：當代青年的情感政治與貧窮化問題」論壇，從情感政治的角度，欲理解近年於臺灣流行的「厭世」與「厭世代」一詞，以及分析當中的政治想像與青年文化，並參照中國大陸的「喪」文化、韓國、香港等青年狀態。同時，本論壇試圖進一步分析「厭世」現象所指涉的政治經濟問題，以及思考貧窮化的階級問題與不穩定的生活狀態。

與論壇舉辦同時，我們邀請對本議題有興趣的各方大學生和研究生參與本論壇，書寫與論壇內容相關的論壇評析、心得感想，我們也歡迎稿件延伸論壇對話，從跨領域觀點提出具開創性，與歷史或當前議題貼合的實驗書寫。

■ 大學生獎項（字數3000-5000）	■ 研究生獎項（字數5000-10000）
首獎一名，每名5000元新台幣	首獎一名，每名 8000元新台幣
特獎一名，每名3000元新台幣	特獎一名，每名 5000元新台幣
優選兩名，每名1000元新台幣	優選兩名，每名 2000元新台幣
<input type="checkbox"/> 總獎金17000元，兩組獲獎文章將刊登於本刊網站及臉書粉絲頁	

■ 投稿相關

1. 投稿寄至：router.tw@gmail.com
2. 投稿標題請註明：「又窮又厭世論壇投稿__（投稿人名）」
3. 請以電腦打字，檔案格式以 MS Office Word 軟體編輯。
4. 請於文稿首頁列出作者之聯絡電話、E-mail 等資料，以便於聯絡。
5. 本刊不接受已經正式出版，以及一稿多投的文章。若稿件部分內容曾經刊載於任何形式的出版載體（包括網路），作者須於來稿時說明。

清華大學交通資訊

交通工具	說 明	
台灣高鐵	1.請於高鐵新竹站下車，下車後可轉搭其他交通工具，轉乘資訊請見台灣高鐵網站。 2.可由一樓大廳 4 號出口，前往 2 號公車月台，搭乘國光號【182】北大橋<=>新竹高鐵路線。	
火車	西部幹線 新竹站下車，下車後需轉搭其他交通工具。	
新竹市 公車	◎ 新竹客運公車號碼： 1 路（約每 10-15 分鐘一班） 2 路（約 1 小時一班） ◎ 搭乘地點：民族路，SOGO 百貨旁邊 ◎ 下車地點：清華大學站	
計程車	火車站→清華大學門口，車資約 150~200 元（若未跳錶，上車前請先與司機議價）	
自行開車	國道路線： ※中山高二側引道與光復路、公道五路並未直接連結南下欲由光復路下交流道者，請先由公道五出口接引道。 ※因校內停車空間有限，亦可將車輛停放於本校對面之「赤土崎停車場」。	
由中南部 北上車輛	路 線 一	由 95B 竹科交流道下，左轉接園區二路，行至新安路時左轉直行，由本校南門進校園。(本路線適合考場位於人社院、工科館、生科二館、原科院考生)
	路 線 二	由 95A 新竹交流道下，左轉接光復路後直行，由本校光復路大門進校園。(本路線適合考場位於工一館、化工館、教育館、電資院、綜三館、工四館考生)
	路 線 一	由 95A 公道五匝道下交流道，選擇右方往公道五路出口，沿公道五路直行至建中路口(鄰近中油油庫)左轉，沿建中路直行至底(光復中學)再左轉光復路，可將汽車停放於「赤土崎停車場」，再步行至本校，或由本校光復路大門進入校園。
	路 線 二	由 95A 公道五匝道出高速公路後直行，經由引道接光復路後右轉直行，由本校光復路正門進入校園。 如果您錯過了上述交流道，請由下一個出口(95B 竹科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右轉接園區新安路後直行，由本校南門進入校園。

(詳細交通資訊請參考網站 <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11794,r1363-1.php>)

清大人文社會科學院交通資訊

一、交通方式

1. 校園公車路線：

由北校門口搭校園公車，至人社院下車（公車班次見 P.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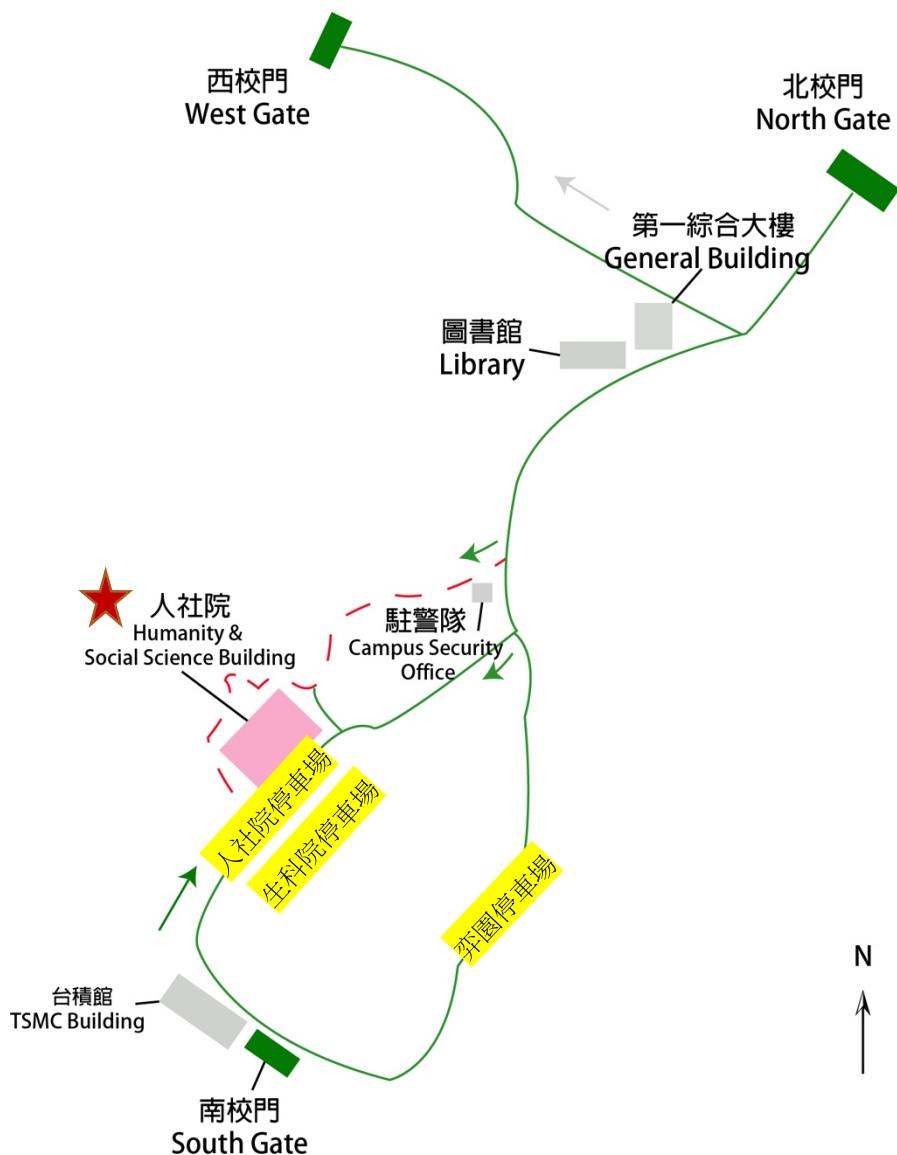
2. 開車路線：

由北校門或南校門經車牌感應進入，開往人社院，車輛可停置人社院停車場、生科院停車場或人社院往南校門方向之路邊停車格。入校收費方式為每半小時收費新台幣 15 元（一小時內同門進出者，免收停車費），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每日至多以新台幣 300 元計收。

※出校請往北校門或南校門，開至校門警衛室窗口繳費。

3. 人社院餐廳：C棟1樓有自助餐和自在坊餐坊。

二、人文社會科學院地圖



國立清華大學校園公車 (星期一至星期五)班次時刻表

(適用期間：108年02月18日~108年03月16日)

備註：1.星期六行駛時間為08:50、12:10、13:10、16:20共四班。
2.週日及國定假日停駛。

綠色路線 (順時針方向)：北校門口→蘇格貓底→楓林小徑→奕園停車場→南門停車場
→台積館→人社院→楓林小徑→蘇格貓底→北校門口

綠色路線貓底發車 (順時針方向)：蘇格貓底→楓林小徑→奕園停車場→南門停車場→
台積館→人社院→楓林小徑→蘇格貓底

紅色路線 (逆時針方向)：北校門口→蘇格貓底→楓林小徑→人社院→台積館→南門停
車場→奕園停車場→楓林小徑→蘇格貓底→北校門口

上山/Climb

發車地點 /Dep.Stop	時/H	發車時間/Dep. Time									
		分/MM									
校門	7	20	45	50							
貓底											
校門	8	05	15	25	35	45	50 #	55			
貓底					35	45	50 •	55			
校門	9	00	05	15	25	35	40	45	50	55	
貓底					25	35	40	45	50	55 •	
校門	10	00 •	05	10	20	35	55				
貓底		00	05 •	10							
校門	11	15	35	55							
貓底				55							
校門	12	00	05	10 #	15	30	40	50	55		
貓底		00	05 •	10 •		30	40	50			
校門	13	00	05	10 #	15	20	25	35	45	55	
貓底		00	05 •	10	15			45	55		
校門	14	00	05	10	15	25	40	55			
貓底						40	55				
校門	15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50	
貓底			05	10 •	15 •	20	25	•			
校門	16	10	20 #	25	35	50					
校門	17	05	15	20	25	35	45	55			
貓底		05	15 •	20	25						
校門	18	05	10	15	18	20	25	35	50		
貓底				15 •		20	25	•			
校門	19	05	25	55							
校門	20	25									
校門	21	00	10	25	45						
校門	22	00	20								

(●)：代表該班次為大型巴士。

(M)：代表僅週一行駛，(T)：代表僅週二行駛，(W)：代表僅週三行駛。

(+)：代表同時段加開一班車行駛(即除了原班次外，多開一班)。

(#)：代表週六有行駛